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口述 16

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

受訪者: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

訪談人:蔡錦佳、陳艷伶、陳宜含、劉龍鵬

時間:2016年8月23日 10:00~13:00

地點:趙丁湖萬丹自宅



圖 1:在趙丁湖家中訪談趙丁湖情景。



圖 2:趙丁湖講解之前買菸鑑定的情景。

摘要

- 1.了解屏東菸葉生產環節。
- 2.地區輔導站運作情形及規模大小,講習會應該如何辦理。
- 3.買菸廠的買菸流程細節。
- 4.菸農資金貸款辦理程序方式。
- 5.菸葉災害賠償辦理以及補償程度方式。
- 6.菸葉標本製作方式及製作葉位取捨。

關鍵詞: 立枯病(*Rhizoctonia,olani*)、嵌紋病(*tobacco mosaic virus*)、施顏祥、菸葉試驗所培訓、輔導區規模、買菸流程、耕作流程、講習會、烤菸、菸葉改進社、資金貸款、菸價會議、菸葉等級、萬國土、喜國土、台菸10號、輔導中心會報、許可證、菸葉標本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趙:首先,要歡迎你們到鄉下地方來,今天大家有這個緣份能見見面,不錯。退休多年了,以前的事真的也生疏了,你們的訪問假使哪個地方講的不如意的話,請儘量(包涵)了。</p> <p>伶:按照我們這個程序,我們有擬出一個表,就是說,儘量怎麼樣來問,跟趙課長提一下。</p> <p>蔡:因為今年我們這個案子,其實主要的話題還是圍繞在就是屏東的菸葉的生產技術怎麼樣在屏東縣裡面、屏東菸區裡面流傳。那趙站長以前有在杉林、高樹、舊寮那邊當過輔導站站長。那你又是從輔導員,還有做過買菸股股員。那這樣子的感覺,資歷是夠蠻完整的,在買菸場這邊。同時就是說,呃,我們台灣好像就是一提到買菸場這邊,在看的文獻,好像美濃買菸場是日據時代開始就最早的買菸場感覺。那但是,如果當我們的文化處,我們是幫屏東縣文化處的文化資產保護</p>	

所,想要建立一個屏東菸區它的文化資產的價值。那我們今年是從技術這個,因為美濃他們那邊,他們有很多菸農的學子,他們是博碩士嘛,所以他們生產了很多就是跟美濃有關的一些文學啊、影片類似這樣子的說明。那但是在屏東這邊的菸區的話,我去年就是跟韓清峰先生還有羅李妹先生的訪問,就是說,我們屏東菸區因為有那個菸試所,屏東改良場在九如巴轆公園那邊,然後還有,我們屏東菸區在屏東縣市的菸樓、菸田比起來的話,其實也不輸給美濃。那當然美濃他們以前也是我們屏東菸區的一部份,但現在美濃是屬於高雄市文化局在直接,就是說輔導菸樓的維護。那這也使得就是我們屏東縣的部份,菸業相關文化保存是怎麼樣比也比不過高雄市文化局的。那主要的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在地的屏東縣的那個相關的文獻和論述整理起來比較少。所以,我們今年的案子其實就是在透過這樣的事情來…用所謂的屏東菸區屏東縣的菸業文化,它是怎麼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有所謂的育種的研發啊、試種啊,到我們農務課這邊就是有菸葉耕作輔導技術、技術講習會在各個不同的輔導區四處跑,這件事情就是說,技術的流傳這件事情來奠定屏東菸區在屏東縣這邊的它的一個文化價值的地位,就是說技術這件事情,來跟美濃那邊所謂的一個文學比較感性的那一件事情來做一個對應。技術這邊就比較偏向所謂的科學,就是說菸業的科學,或者說是管理的科學,類似這樣子的概念,來做一個對比。希望我們今年是用這樣子的案子方式來把屏東縣的菸業文化特色做起來,那以及也有這種歷史,在歷史裡面所有的科學這件事情是怎麼被記下來的。那我是想了解一下,趙站長這邊就是,您以前一開始…能不能請趙站長先說明一下就是說,您一開始是怎麼進入買菸場的這個領域。因為主要的就是,我們在買菸場的這個相關歷史保存跟文獻其實是比較少的。屏東這一邊。那九如的菸試所的屏東改良場的相關研究也是太少了。它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辦公廳、大阪式的菸樓也就很快的被剷平了。那個時候也就沒有想到要保存的意識,那就是很可惜。其實我們屏東縣這個地方比較老的感覺的買菸場好像也都改建了(趙丁湖補充:對)。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所以想要先從趙丁湖先生就是,那個時期大概您在買菸場,一開始您進去買菸場這個領域的那個時候可以先從那個時候的工作說起嗎?</p> <p>趙:韓課長、羅小姐,韓課長是比我早,他是 51 年,我是 53 年。那到公賣局的話,那個時候我們這一代的話,可以是從以前早期的,比較,早期的耕作方式的話,用牛啊,用犁啊,這樣去做那個平圃整地,然後才去種菸。然後慢慢的,一階段一階段,進步到耕耘機平圃整地。所以那時候我們民國 50 幾年進去的話,幾乎大部份的這個...公路都是沒有公路的,都是泥巴、石頭路,從里港一直到旗山,現在很寬大的那一條,以前都沒有公路。所以我們那時候,很有趣啊,因為我這裡一個,新庄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李德時,他今天沒有來,那時候剛剛考到公賣局,就直接報到。我們從這裡,萬丹,騎了腳踏車騎到美濃。</p> <p>劉:也太遠了吧。每天騎嗎?</p> <p>趙:不是,要報到,當然你騎腳踏車去,騎到美濃去,你知道嗎。</p> <p>韓:那時候沒有機車欸。</p> <p>蔡:騎到美濃,從這邊,大概要一個小時。</p> <p>趙:二個小時。</p> <p>韓:那個時候還沒有柏油路。</p> <p>劉:啊你去之後,回來哩?</p> <p>趙:那邊有一個單身宿舍,剛去的話就是開始買菸,大家...就是</p>	

買菸組大概十幾個都在一起。很有趣。和現在這個買菸組的情況就是都不一樣。那早期的話,因為都很落後,包括那個菸葉的話,都很辛苦。種菸葉,那個鄉下現在要種一甲地、二甲地,真的很難,那時候的話都是四分地、五分地,六分地,而且是用合耕的方式。一個代表人還有30個一起來合耕。那時候的種菸,價格在一般的農作物裡面,可以說是收成價算較高的。因為菸葉是一種管制的作物,都是有固定的面積,因為要算錢,包括種下去都要接受管制,到收成。當然我們這些農務人員就是在做這些工作,從開始種菸、播種、然後假植,然後假植之後再到本圃裡去定植,然後開始本圃裡一直到收成,這個階段幾乎大概120天。

蔡:所以趙站長一進去公賣局的話,大概是在民國50幾年,有沒有確認是哪一年?

趙:有啊,民國53年。

宜:那請問你一進去就是在買菸組嗎?還是說...?

趙:不是,是在買菸輔導區。那在一個輔導區裡面,大概5個到7個左右的同事。面積不一定。例如說比較大型的美濃區,還有高樹啊,比較大的區大概5個到7個人,比較小的區,2個人也有,3個也有。大的區,面積就比較多。我記得最大的一個區,面積,一個站要負責300多公頃。

羅:400多。

趙:對對,南隆400多公頃。300多的,那個時候屏東菸區,高屏,在我的記憶裡面,是有15個輔導站,然後還有工作站2個到3個。

蔡:請問輔導站和工作站它們的等級的分別是怎麼分別?

趙:工作站的話,像我舉一個例子,在九如就沒有輔導區,新園它早期也是一個輔導區,但是由於面積慢慢的縮小,就變成站。輔導區有主任,站沒有。有時候一個人的也有啊,二個人的也有。站的話,我記得時間沒有多久,站就沒有了。

蔡:那請問那時候你是怎麼進去公賣局的?您是用考試的?

趙:對對。

蔡:那時候是農務的相關特考嗎?

趙:對對對,公賣局舉辦的。

宜:那請問你一進去,有先學習過什麼其他的...?

趙:不是,它一進去的話,有先進菸葉試驗所去培訓、訓練,我記得的話,我們那時候訓練是四個月,從菸葉一直到收成的話,種菸你自己還要去種,就是在菸試所。然後,以後的話就是有不定期的講習、訓練。然後還有各階段的菸葉,菸試所都有舉辦活動。

蔡:您那時候剛進去四個月的菸試所,是在台中的那個?

趙:台中,對,霧峰。

蔡:那個時候您剛進去的時候,您是怎麼熟悉跟學習業務的?或者像前輩是怎麼帶你的?還有包括就是定期的講習會是怎麼樣去辦的?怎麼樣去參加?

趙:早期的話,去的話,就是直接到輔導區了。輔導區的話,就是從菸葉一種,8月9月就開始播種。那一播種下去,每一個人都有分擔的面積。譬如說,我在美濃的話,美濃里我擔當就是在那個地方,另一個永安里就換另一個人擔當。那一般的話,平常的話,你自己擔當的地方,你要下鄉,下鄉去觀察他們種菸的進度。例如發芽啦,然後他們的工作包括消毒啦,還有什麼今天生長的狀況啦,都要回來登記記錄,做那個資料。然後一區的話都有彙整,然後向廠裡報告一般菸農的菸的生長狀況。那比較大的項目,是本圃檢查。本圃檢查是每一個農務人員都要每一個區塊都一定要做的,事先都要有準備,本圃的標把都要備好,發給菸農,每一區都要插,然後我們的農務人員每一區都要去看它的距離,行株距離,行距多寬,株距多寬,去換算它的株數、面積。所以每一區

輔導區規模: 例如說比較大型的美濃區,還有高樹啊,比較大的區大概5個到7個人,比較小的區,2個人也有,3個也有。大的區,面積就比較多。我記得最大的一個區,面積,一個站要負責400多公頃。

菸葉試驗所培訓: 訓練是四個月,從菸葉一直到收成的話,種菸你自己還要去種,就是在菸試所。然後,以後的話就是有不定期的講習、訓練。然後還有各階段的菸葉,菸試所都有舉辦活動。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p>都這樣一區一區去檢查。還有量尺,那個就是比較大的項目,大概就要一個月左右了。這樣算起來,就是比較辛苦。都是這麼大太陽,然後到農田這樣做。</p> <p>蔡:那可不可以就是再請趙站長說明一下,你進去公賣局之後,又經過多少不同的職務名稱?在每一次變換的職務名稱,你覺得技術的差別在哪?</p> <p>趙:早期的話,買菸的話比較,那時候沒有電腦作業,所以那時候買菸組的人員比較多。我記得的話,買菸當然經過兩個鑑定,一個正鑑定,一個副鑑定,一個就是鑑定記錄,早期的鑑定記錄就是用章子,一等二等到七等,還有一個等外,還有薄葉也是一樣。那個,鑑定有一個鑑定記錄,就是幫,鑑定一喊,哦這個是三等,然後就厚三等,牌子就蓋厚三等。蓋了之後就一個鑑定記錄,一個寫傳票的,厚三等,這樣就知道了。然後一個過磅,25.3公斤一包,鑑定記錄就開始寫一包一包,單子用那個四份複寫紙。然後一包,厚三,15.7,隔壁就聽的到了。過去的話,就是覆磅;然後覆磅完了就是排十包就是排在地上,還有一個傳票對照,這個傳票對照就是一包一包去對,對完的話,就是才經過綑包,然後送車。所以買菸組的話,外面的話它有一個過磅、一個複磅,就兩個。然後寫傳票的,一個傳票對照,裡面有一個會計,一個統計,一個組長,還有一個付款,每一組一共有11個人。有電腦以後的話,現在都5個左右。鑑定的話一樣還是兩個。過磅的話大概都電子化了。</p>	<p>買菸流程: 買菸要經過兩個鑑定,一個正鑑定,一個副鑑定,一個就是鑑定記錄,一個寫傳票,然後一個過磅,然後寫傳票的,一個傳票對照,裡面有一個會計,一個統計,一個組長,還有一個付款,每一組一共有11個人。</p>
---	--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那這樣子的話,你在輔導站的站長的工作的時候,您處理的業務,除了就是實際的買菸工作以外,在管理的部份,您有需要處理人員管理的部份嗎?</p> <p>趙:其實這個早期的話,都有一個工友給你們灑掃啊、掃地啊,那時候都有。那是早期了啦。所以輔導站每天的工作是禮拜一到禮拜六,禮拜六還是要上班,早期是這樣,以前的話不是說禮拜六不用上班。就只休禮拜天。就幾乎的話,像我們住比較遠,有公車可以坐回來,車子是都不多,但回來的話就是禮拜六回來,禮拜天走,這個就是說距離比較遠一點的話,像是我,我們這邊的話,大部份種菸都是集中在高雄縣,屏東縣就是比較少。</p>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那這樣子的話,因為像我們現在是8月這個時間,開始要播種的時候,那可以請趙站長說明一下,輔導站的一年工作,每個月都在做什麼嗎?</p> <p>趙:首先,我講過,第一個就是播種。在早期的話,從那個播種開始講,播種大概就是在9月左右,播種到假植你可以算10天,播種之後大概45天,然後可以開始去假植,假植之後差不多大概2個禮拜或20天,就可以種到本圃,本圃的話差不多還要經過2個禮拜,早期的話,小培土、中培土、大培土,現在大概都沒有了,一下子就大概大培土了。所以以前和現在的區別,從以前的話就是很麻煩,到現在的話有耕耘機的話,耕作很快,像早期的話,就是用那個...我看那個很厲害,有些那個女主人,年紀40、50歲,還可以去做那個培土工作,現在幾乎都看不到那個了。到10月的話,就是菸葉開始長大,差不多到10月中旬,它的花芯就開始長出來了,因為菸葉的話,它有從土葉、本葉、中葉、天葉,12片到15片左右,但它真正有在利用的只有10到12片左右有採收,其他的都要把它去掉,或讓它自然枯黃。10月的話,花蕊差不多就來了。差不多到11月還有經過一個摘芯。那農務人員的</p>	<p>耕作流程: 播種大概就是在9月左右,播種到假植為10天,播種之後大概45天,然後開始去假植,假植之後差不多大概2個禮拜或20天,就可以種到本圃,本圃的話差不多還要經過2個禮拜,到10月的話,就是菸葉開始長大,差不多到10月中旬,它的花芯就開始長出來了,因為菸葉的話,它有從土葉、本葉、中葉、天葉,12片到15片左右,但它真正有在利用的只有10到12片左右有採收,其他的都要把它去掉,或讓它自然枯黃。10月的話,花蕊差不多就來了。差不多到11月還有經過一個摘芯。</p>

話,以前就是從播種以後到摘芯以後,然後在採收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是和菸農跑,所以很有興趣。我們到鄉下,到菸農家裡去,早期種菸真的很忙,所以幾乎在家裡要有做什麼事情,時間都是很短,幾乎都是在田裡。所以種菸的那一段時間,四個月左右,他們真的很忙。

劉:那四個月忙完之後,菸農就可以比較空閒?

趙:後面還有二個月是在室內,烤菸差不多 1 個月,然後經過調理,跟著不同繳菸日期,再去把菸繳掉。

蔡:您說種菸忙的四個月,就是從 9 月一直忙到 12 月。

趙:對,然後烤菸就再到 1 個月。

蔡:那 1 月就是採收嗎?

趙:大部份的算起來,菸農他們幾乎沒有什麼過年。因為那時候是他們採菸又在烤菸,非常忙的時候,一般的話,他們停止 2 天到 3 天,記得大部份都只有 2 天,有的話只有 1 天。

蔡:我再確認一下。趙站長您說的就是 9 月、10 月、11、12 是以農曆來算嗎?

羅:國曆。

趙:像我們這個年紀的話,上班講的都是國曆,而農民一般看的都是農曆。

宜:那會不會有,菸農講的是農曆,但你們說的是國曆,溝通上有不清楚?

趙:應該是不會。另外,剛開始在講在輔導站的話,你要講解,要開講習會,講習會是每個區自己辦。

劉:辦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趙:苗床期的話,就是在菸葉開始下種沒有幾天就開始召集,因為要教他們施藥,怎麼施藥不會傷到菸苗。還有,排水的地方要做得好。

羅:照顧菸苗,像是這個時候開始要播種了嘛,現在不是雨季嘛,雨季很容易下大雨、颱風啊。

趙:對對。苗床期有一個苗床講習會,本圃有一個本圃的講習會,然後還有一個烤菸、採收乾燥、調理作業。

劉:都是各個輔導區自己辦?

趙:自己辦。

羅:內勤的都會去幫忙。

趙:也會把廠裡面要宣導的法令訊息傳達知道。

蔡:再跟您請教一下,輔導站這邊的業務是怎麼跟屏東菸葉廠這邊連結?會常常去屏東菸葉廠嗎?還是一直都在輔導站這邊。

趙:我們那時候每個月,輔導區都要把區裡面的菸葉進度由站長帶到廠裡面去開會。

羅:輔導中心工作會報。

趙:對,輔導中心的輔導會議。

羅:每一個月還有旬報表。

趙:每一個站長也會報告自己區的事,有什麼災害啊,病害情況啊。

羅:有什麼臨時的病害、蟲害也是可以隨時通報,比較嚴重的情況。

蔡:那可不可以請趙站長再講一下,就是大概從 12 月、1 月、2 月、3 月一直接下來大概是在做什麼?

趙:12 月後的話,輔導站就很忙。開始採收的話,因為菸葉開始要採收的話,幾乎我們站長一定都要跟著採收,因為菸農常會還沒成熟就急著要採收。我們就會向他們建議啊,盡量拖幾天再採收。

劉:為什麼他們要急著採收?

趙:沒辦法啊,他們排了就是這樣。今天你採收,明天他採收,但是每個人的菸葉進度不一樣,所以有時候這個很難處理的。要慢慢跟他們講,看菸葉生長的情況,你們兩個對調。

講習會:開辦講習會,講習會是每個區自己辦。每個不同時期都會開辦講習會,本圃的講習會,烤菸、採收乾燥、調理作業,例如苗床期的話,就是在菸葉開始下種沒有幾天就開始召集,因為要教他們施藥,怎麼施藥不會傷到菸苗。

有時也是沒有辦法。菸葉一進去的話,差不多8天到10天左右才會乾燥。那為了要能乾燥當然一定要先採收。所以有時這個關於他們的成熟度要去給他們控制的很好。

蔡:那接下來1月、2月。

趙:接著就這樣採收了。一方面就看他們採收,然後會到他們菸農的家裡實際看乾燥室他們乾燥的進度。那我們一般人去的話,會到裡面去看溫度啊、觀測窗啊、溫度濕度的情況。

宜:那你們在烤菸之前會去看他們菸樓的狀況?

趙:哦,這個很重要。比如說菸葉開始要採收的時候,有一個講習會,我一直在講習會一直在講,你們的烤菸室最重要的就是把烤菸室先清理,這個最重要;第二個,你們要把你們所有的,比如說濕度線啊、溫度線啊,還有天窗啊,都要仔細的檢查過。最好的話,一定要先試烤一下。不然的話,一造的菸,以前我們上班的話,都是20萬到30萬以上。你一時沒有注意的損失就是30萬。

宜:那想問一下,他那個試烤大概是要烤多少?

趙:不是,他只是烤個一兩片,讓機器動了,測試。

宜:不是要拿菸葉讓它運轉看看?

趙:因為烤菸室假使你都沒有去注意,採收了就放進去的話,有時候很快,差不多沒有幾個小時,整個菸就會作廢。因為他們那個時候,今天把菸放進去,下午就把另外一家的田裡去採收了。它(烤菸室)的溫度一直在動,那時候也沒有電腦操作,但是他不知道沒注意到,溫度一直往上跑。一下子,8個小時就完蛋了。我們經常都有看到發生這個情況。所以在講習會的話,我們一再都是提醒,什麼都不很重要,這個會特別重要。

蔡:那這樣子,在您的職務生涯裡面,有沒有遇到什麼,就是烤菸烤壞,你怎麼危機處理呀?

趙:哇,這個,早期的話是怎麼樣講。早期的話是用這個鐵管去烤菸的,下面去排鐵管,堆火柴去燒的。這個的話,當年發生的比較嚴重。他們的菸葉假使,沒有人在,菸葉假使掉下來,掉到鐵管上燒起來,就整棟燒起來了。所以那一段時間大概民國50幾年、60幾年,那段時間大概20年左右,幾乎每一站都有'火燒菸仔厝'的意外。

羅:那時候最怕的就是火燒菸仔厝的事。

趙:整個烤菸室都完蛋了。

伶:底下不是有一個網嗎?

趙:葉片乾燥,而且網有一個縫,葉片還是會掉下去。

趙:剛剛講到的就是烤菸,烤出來的菸,兩天以後就要把它收到貯藏室。烤菸室、貯藏室,把那個夾子拿下來。然後這個夾子又開始去夾菸又開始去烤了。那個菸葉都在那邊的話,他們要去發酵時間,一層一層這樣疊起來,疊到要買。他們一段時間要翻堆,要發酵,這個時間大概都要1個月到2個之間。然後,要買菸的時候,菸農比較空閒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慢慢調理,他們還必須捆好哦。一包20公斤左右,不能超過20公斤。包起來,繼續包箱。

蔡:您說的慢慢調理,是菸農自己會在...

趙:利用比較農閒的時間分等級。

羅:分完等級後就是打包。以前的打包,菸都還比較膨鬆,所以那個木箱都還要壓。像那天我們去楊連榮那,你有沒有看到他買一個機械的工具在壓的。

趙:早期時候沒有機械,都是用石頭在壓。

伶:萬丹李德四的,你在說菸桶那個,我們也跟李德四買了。我們還要找個地方放著。打包箱。

蔡:那這樣子慢慢調理一兩個月的時間,是在幾月的時候要拿出貯藏室呀?

趙:他調理的時候,因為烤菸的時候是在1月嘛,大部份到2月

烤菸:烤菸室最重要的就是把烤菸室先清理,這個最重要。第二個,你們要把你們所有的,比如說濕度線,還有天窗啊,觀測窗等,都要仔細的檢查過。

多烤完,然後3月的話,早期的話,3月中旬就開始買了。所以,你假使晚一點採收完的話,接著就要去繳菸,很趕。有時候調理不出來。所以他們一邊要烤菸,一邊要調理,中間沒有空檔,這部份菸農真的時間很緊。

羅:繳菸的日期是用抽籤的,如果你抽到比較早,就會很趕。

宜:那有沒有遇過那種就是,已經押到輪到你要去繳菸,可是還沒有調理完?

趙:有,曾經有,那但有時候是利用協調方式,另外一個人先去繳,你移到後面去繳,也有這樣處理過。這個輔導站都有處理過。實際上你一定要替他解決。

蔡:那你大概以前實際案例,要怎麼樣替他去解決?

趙:就是這樣,把他調到後面去。這個情況不多啦,到最後幾乎沒有這個情況。早期的話是用手工,現在的話,現在繳菸都很簡單,你說調理也不像調理,現在是驗收而不是鑑定。講到這個鑑定工作,這個(指韓清峰)也是老資格的。鑑定工作,我常常講,講給那個站裡實習的年輕人,要當個鑑定,要當到副鑑定最起碼要10年。從副鑑定再到正鑑定,有時候就算到退休都沒有當到正鑑定。

伶:為什麼?

羅:看菸仔都要看到很精密。

趙:這個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另個原因也是,早期的話,就是8組人員。那8組的話,就是16個鑑定。農務人員有50幾個,只有16個鑑定。而且你一做下去,副鑑定做了10年也不能升,都繼續在做副鑑定。

韓:說到這個鑑定的工作,我簡單補充一下。你如果是說,買菸那個鑑定的椅子一坐下來,那有時候會,很多菸農就在那邊,這麼多眼睛在看著你,在買菸嘛。所以,你剛剛在做正鑑定,或是做副鑑定的時候,那個椅子一坐下來,會覺得緊張。在翻菸葉的時候,要考慮把它評定為幾等,你會猶豫不決,因為你那裡面的菸葉太複雜了,也有厚葉三等的,也有薄葉二等的,他調理不清嘛。所以這樣的話,你要裁決它為買幾等,這個是最困難的,而且在旁邊的那些菸農,或是說駐場代表,他們本身也在那邊看,當然啊,他們是為了他們菸農的利益,他都是顧著菸農,幫菸農講話,他們會給你壓力。比如說,這一包我本來心裡面想的是給他買三等厚葉,他們就在旁邊亂叫了啊,事先叫給你叫二等了,會影響你的判斷。所以說,鑑定,剛才趙站長在說,鑑定如果是說,剛剛副鑑定是做了很久,有缺,要升了做正鑑定,那就要看你平常在那個買菸的時候,是不是出去買菸有順利的買回來,而且在買的等級、水準能維持一定的標準。如果說,剛剛好你副鑑定有機會做正鑑定的位置,好啦,你今天一買,買得一踏糊塗,菸包回到調理室,糟糕了,打的很厲害;或是你在現場買不動,菸農對你失去信心,或是給你在那邊抗爭,這樣都會影響到你會不會升上來當正鑑定,都算是考慮的因素。所以剛剛趙站長說,有的副鑑定做了很久都沒做到正鑑定,就是這些原因。出去買了菸,回來晚上睡在招待所,會睡不著,眼睛一直看著天花板,會一直想說,我今天買的會不會被打下來的菸包會不會太多,買不好的話,會被處分欸。所以他會一直睡不著啊,壓力很大的。所以說,正鑑定,不像我們剛剛在車子上講到,日據時代他們買菸,鑑定桌你有沒有看過,它上面,正鑑定、副鑑定都有一個像時針的那個指針,上面給你刻幾等:一二三四五六七,等級刻在那邊。正鑑定、副鑑定坐著,菸包從你前面經過,你判定,欸,我判定的是三等,我就用手把指針撥到三那邊。那一個副鑑定也撥到三那邊,兩個人一看通通一樣,代表看法一致。那就是確定三等。這個是日據時代是這樣。

蔡:所以說日據時代鑑定的那個桌子,會比這個桌子還大?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韓:不不不,比這個小,差不多這個的一半,稍微像那個扇子形。 上面有一點圓弧,就斜下來,有四個桌腳。 趙:其實這個等級的話,他們菸農其實做了這麼久,每一包捆的幾乎他們自己心裡都知道(等級)。我們在前面,主要看的是他們調理的整齊度有沒有好。當然有的整齊度很差,很差的話,我們在買的話就很大的困難,怎樣去裁定這個等級,摻雜的很嚴重的話。 劉:不可以說,這個我不要買? 趙:可以,可以退下去重新調理。也有這種情形的。 宜:所以重新調理之後...? 趙:一個禮拜之後再來送繳,這個都有發生過。 韓:可以重新揀過,裡面不同等級的菸葉拿出來。如果是摻雜的程度比較輕,不那麼嚴重的,就把他這一包菸包抬下去放到後面,調理完後再從後面把它送上來,當天解決了啦。很嚴重的,就把那包退回去。	
--	--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錄音檔 1(長度 1 小時 54 分 44 秒)</p> <p>趙:台灣這個農業,我現在感觸很深,台灣早期到現在,民國 50 幾年到現在環境都是改變很多。早期年輕,看到的都是甘蔗很多。以前啦,甘蔗很多啦,南部的話幾乎都是甘蔗園,還有是種麻,種玉米的,面積也都很大。現在都不見了,跟菸葉一樣都不見了。現在到美濃去看,要看到菸田的話很難,但早期的話,你到美濃要看其他作物很難,都是菸葉,馬路旁邊都是菸草。那我認為這個環境都破壞掉了,如果你有種作物,一片都是綠的,現在看的都看不到了,自然環境變遷很大。菸業方面,現在的話,我的看法,台灣沒有了,到最後會滅掉。現在糖業的話,像我弟弟在糖業、在台糖,我們禮拜六還見面在聊,我們菸業的話,像輔導人員也沒有了,都退休了。菸業在台灣也不可能再生存。全世界只有我們台灣是種秋菸。為什麼?主要的話,假使種春菸,會碰到臺灣的梅雨季,梅雨季這麼長,菸葉品質絕對不好。那我們臺灣種秋菸,品質好嗎?也不好。為什麼不好?外國的春菸從 2 月一直種,種到 6 月採收。溫度一直高,太陽愈來愈大;我們這邊是 10 月種菸太陽很大,到 12 月採收,太陽熱量就沒有很高,成熟度沒有像春菸這麼好,當然品質就沒有像春菸這麼好。所以台灣在這個逆境當中要去生存的話,還要去跟一般的菸葉去爭。</p> <p>蔡:感覺好像就是從春菸和秋菸的角度來看,台灣所種的秋菸就有先天很難跟國外的品質對抗的感覺。所以在 WTO 進來之後又更加無法對抗。</p> <p>趙:公賣局一直扮演這個角色也是很累。對它本身沒有幫助,只有虧本。而且菸農現在的要求也是...,從以前的多少錢 1 公斤,到現在 200 多他還是不高興。所以說,外國的菸葉來做菸的話,它成本更低。</p> <p>蔡:那再回到剛才的話題,趙站長剛才說到,大約是在 3 月開始買菸,那買菸、繳菸大概都會在 3 月、4 月會花 2 個月的時間進行,還是會到 5 月?</p> <p>趙:早期的話,是 3 月到 6 月。現在的話大概都是 6 月之前,不用一個月。</p> <p>羅:一個組一天,30 幾個組就是 30 幾天。之前包含花蓮,花蓮以前是買 5 天,後來變成 4 天。</p> <p>趙:早期的話,一天的話是買 7、8 千的量,用過磅的話;現在的話一天是買 2 萬,全部自動化。</p> <p>宜:那可以講一下,現在自動化和以前人工在做的差別嗎?</p> <p>趙:不一樣,現在的自動化很快,全部都是電腦操作。今天繳了,</p>	

等一下按過去,傳票出來了,金額就出來了;以前還要在那邊等,統計哦,到下午才能夠結束。

羅:磅秤都是,你要繳菸前一定有鑑定過,度量衡都鑑定過,所以磅秤都是很公平的。

劉:以前買菸是當天就會領到錢嗎?

趙:對,都一樣,都是當天,沒欠帳的。

劉:不會有預付?

趙:早期的話是簽支票,拿了就到農會裡去。

羅:沒有,最早時候是農會提錢到買菸場。看你是要領多少,多少要放農會。你要領的,它馬上就算給你。

劉:那像農民用的肥料,其他的東西,錢是免費?還是…?

趙:現在公賣局有一個機構就是菸葉改進社,菸葉改進社它扮演的角色就是器材、肥料、耕作,然後,錢的話,就是繳菸的時候就扣掉。現在的話不行了,像是肥料就都是,棄作後都要自費。

羅:以前是還有預付週轉金,預付菸款,借他們用,無息的。

趙:早期種菸很好啦。

羅:農藥你向改進社買的話,是繳菸時候才再扣錢。

趙:輔導站以前早期的話,菸農的耕作資金,都有分第一期、第二期,跟著你的面積多少去貸款,有一個無息貸款,有一個是要算利息貸款。肥料的話是公賣局出的錢,但如果是另外追加的就要錢。

羅:例如1公頃公定肥料是600公斤,超過就要自己付。

趙:早期公賣局很好,所有的菸都是公賣局的,進口的很少。

蔡:剛剛講的是菸農耕作租金嗎?

趙:耕作資金。它有分兩期,第一期,第二期,都在輔導站辦。繳菸的時候再把它扣回來。

蔡:這樣子菸農耕作資金它有分什麼時候開始申請?每年固定一個月申請?

趙:到那一段時間,有的有錢的菸農寧願借無利息的貸款,有利息的不借,這種情況也有。大部份是都有借,反正利息又不高。

蔡:買菸繳菸的工作會到三月、六月,到了七月的話,你們會開檢討會,或是七月會是你們不會這麼忙的時候?

趙:那時候菸葉都繳完的話,我們還要到乾燥室去檢查。不能夠留有香菸(廢葉),香菸(廢葉)沒有用的要丟到外面去做肥料。不能私藏菸葉。我在旗山就有檢查到,那時候就很麻煩。

劉:是指菸農藏菸葉在裡面?

趙:也沒有,就是廢菸他撿一撿,就用塑膠袋、肥料袋放在裡面(乾燥室),在檢查那段時間就應該拿到農田那去丟掉。可是就還留有幾袋在那邊。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也不能拿來做菸,也不是很好的菸,但那時候的管制就是這樣。

韓:那一陣子在旗山,在乾燥室檢查的時候,很多外面的單位來配合檢查。警察單位。這個期間很短。

蔡:繳完菸之後再去乾燥室檢查,是在民營化之後就沒有了?廢了專賣法令後就沒有了?

羅:轉換成公司以後就沒有了。

趙:還有像本圃檢查,以後都沒有了。

羅:剛在問七月的時候要做什麼。

劉:放假了吧?

羅:不是放假,農民可以說是放假,我們忙著。

趙:我們要回到廠裡面來,要做繳菸實績。

羅:買完菸要先開個檢討會,完了就要算繳菸實績。七月中的時候又要開始辦許可。許可就是外勤的工作了,輔導站就要接受他們辦許可。先發菸種。

劉:所以農民是跟輔導站申請許可,就可以跟你們拿菸種回去種?

菸葉改進社: 菸葉改進社它扮演的角色就是負責器材、肥料、耕作。

趙:對,許可它有發一個許可證,看你多少面積。株數多少棵。
羅:還有,乾燥室號碼幾號,地點在哪裡,都有寫。申請書很大張,都要複寫三四份。
蔡:趙站長,在您這邊的業務,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業務是跟屏東菸葉廠裡面的人往來。像是跟韓先生或跟羅李妹先生或是跟其他人,或跟工務課往來?或是跟物料課的人往來?
趙:在輔導站的話,大部份就只有跟農務課,直接做連繫。
羅:最主要是跟農務課,有牽涉到工務課,那個是乾燥室的問題。
趙:乾燥室的問題有時候要會到工務課去。
羅:建乾燥室或是颱風過後乾燥室受損的勘查,勘查會和工務課、會計室一起。
蔡:那這樣子,買菸場的業務會和菸試所、改良場那邊有往來嗎?
趙:菸試所他們有時候在地方實驗,品種啊,還有抗病的啊,直接在哪一個站,他們有一個試驗面積。就要和改良場他們經常有聯繫,他們經常會來,看它們(菸葉)的生長進度。抗蟲、抗病的情況。
蔡:這樣子,在您所管理的,歷年的輔導站裡面啊,有沒有哪一次是跟屏東改良場那邊是做了什麼實驗,您那邊有經歷到嗎?
趙:試驗的話要登記啊,我們要做啊,他們也有。有時候我們從這邊要轉到實驗種的也有。
蔡:有沒有記得大概是在哪一年的時候在做這個事情?
趙:不一定,他們的話,還是要看研發的新品種,還是很多啦,抗藥、抗病、抗蟲。
伶:立枯病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趙:立枯病的發生是在本圃期,有的話在中期也較多,中期的話慢慢地佈滿。立枯病嚴重的話,整株都沒有辦法栽種。
韓:整叢的菸枝都黑掉。
劉:後來是靠品種改良慢慢...?
羅:對,屏東改良以後,後來台菸十號的品種很好。
趙:我記得那時候,民國幾年啊,我在里港去複查那個病蟲害,立枯病毒,立枯病災害的情況。幾乎整片啊,沒有一百棵是好的,都是立枯病。不是,是嵌紋病。整區都得病。
劉:公賣局會補貼農民嗎?不然就整個都沒有了?
趙:早期的話,補助的限制很嚴,大部份的話,有的都是用這一區要20%以上才能夠。
劉:你是說得立枯病或嵌紋病20%以上?
趙:整區的面積。比如說這裡有100甲,差不多有20甲以上的話,所有的災害都可以。假使經過廠裡面勘查過了災區的話,大部份的話,我們都會派人去幫他。
羅:還會請菸試所的人來看。
趙:還要造冊啊,算賠償金。輕傷、重傷都有區別。
劉:像站長、輔導員都要在旁邊?
趙:對啊,第一線的都要去。
伶:像那陣子吳伯雄做公賣局的時候,去菸試所那邊,你們有在場嗎?
韓:吳伯雄當我們公賣局局長的時候。
趙:哦~~他那時候最好了,薪水調最高的時候。
韓:他那時候他本身年輕,酒量又好,很吃的開。
趙:那時候公賣局的話,收入很可怕。一般的公務人員要靠公賣局賺的錢,早期是這樣子。那個時候是坐著,錢就會跑進來。
伶:那他來巡田的時候,你們有在場嗎?
趙:沒有啦,他沒有來巡田的。
羅:他沒有在巡田的,他是到公司來。有的話,也是到輔導區去看一個半天。
韓:施顏祥。
趙:哦~我在高樹當鑑定的時候,他時常會來。

立枯病(Rhizoctonia,olani)稱立枯絲核菌,多發生在育苗的中、後期。主要危害幼苗莖基部或地下根部,初為橢圓形或不規則暗褐色病斑,病苗早期白天萎蔫,夜間恢復,病部逐漸凹陷、溢縮,有的漸變為黑褐色,當病斑擴大繞莖一周時,最後乾枯死亡,但不倒伏。輕病株僅見褐色凹陷病斑而不枯死。苗床濕度大時,病部可見不甚明顯的淡褐色蜘蛛絲狀霉。

立枯病嚴重的話,整株都沒有辦法栽種,整叢的菸枝都黑掉。

嵌紋病(tobacco mosaic virus),葉部呈現不規則之暗綠色與淡綠嵌紋,嵌紋邊緣多為波浪狀。病毒殘存於菸莖、碎屑或已烤製之菸葉及其他寄主。

施顏祥為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第14任局長,任期自民國85年1月17日至89年5月30日。

<p>韓: 他最常到各菸葉廠的買菸場去, 他最常去。他還年輕, 他是美國的什麼學校的博士。他到屏東菸葉廠來, 在買菸, 說要看菸, 好啦, 廠長就陪他到美濃。到美濃去, 那時候有個南隆買菸場, 看完之後, 時間到了要吃飯。要吃飯的時候在想要帶他到哪裡吃飯。老廠長就問他, 回說隨便什麼美濃這個地區有什麼美食, 最好是吃比較清淡的, 別說很油膩, 別說很鹹, 他本身很瘦嘛。很養生。其實他是吃素的, 但他沒有說出來。最後想一想, 帶他去南隆派出所旁邊那間, 劉日鴻不是在說, 他最常去的那間, 美津濃。我印象裡面, 他當局長, 對於酒公賣局菸葉廠最關心, 他來買菸場好幾趟, 來看買菸。以前其他的局長, 罕得下來。</p> <p>伶: 我有看到謝國基的照片, 我有看到吳伯雄, 都有去菸試所捏。也有看到你捏。</p> <p>韓: 哦...可能那時候他對菸試所那邊...。</p> <p>羅: 那時好像是評議會或是講習會。</p> <p>韓: 去九如改良場那邊的樣子。</p>	<p>謝國基: 菸類試驗所屏東改良場主任</p>
--	--------------------------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 我想再問趙站長, 想跟您了解一下, 您那時候有參加過的一些技術講習會, 是輔導站這邊來辦技術講習會? 您是怎麼辦的? 例如, 你們在開一個技術講習會之前, 你們會做什麼樣子的前置動作?</p> <p>趙: 講習會, 比如說本圃講習會, 輔導站的話要寫一個牌, 牌要寫講習會的日期。一般的話, 輔導站就會辦好, 辦 2-3 次, 早期都有。幾個里, 幾個村一起。到最後的話, 是以輔導站為主, 全部一次辦。</p> <p>羅: 有兩種型式。一種是大規模的, 輔導區的...。</p> <p>趙: 這個會的話, 一定要送到廠裡面, 農務課那邊。</p> <p>羅: 先通知小組長, 小組長再去通知他們。</p> <p>趙: 每一個區都會先協調好, 不會有衝突。然後廠裡面都會派人去。</p> <p>蔡: 再過來, 講習會裡面負責講師, 是不是您這邊擔當? 還是您去選?</p> <p>趙: 都是站長主持, 然後的話, 再由廠裡面來的人作輔充。</p> <p>羅: 小規模的座談會, 就是由各擔當人員, 他負責那個責任區的人去主講。主任當然是要跑來跑去, 每個區都要到。那假使是大規模的話, 就是由主任負責講, 廠裡面就是派目前的人出來列席。廠長、副廠長、技正、課長、股長出來列席。</p> <p>劉: 我看那個台菸雜誌, 他說民國 50 幾年那時候有辦研究班....。</p> <p>趙: 有, 大概羅姐都有辦過。</p> <p>羅: 後來就沒有了。那是比較初期, 菸農種菸技術還沒有什麼技術的時候, 我們要推廣種菸。菸農都不會嘛, 那就是要組研究班輔導他們怎麼種菸, 要開會啊。</p> <p>劉: 我看一開始好像是高樹跟里港各舉辦一個, 後來是各區都有嗎?</p> <p>羅: 後來是每一區都有。</p> <p>蔡: 後來那個菸作研究班是維持多久? 好像就是有一段時間在維持研究班的操作, 大概一下子就沒有了。</p> <p>羅: 可能是民國 60 幾年的時候就沒有了。</p> <p>蔡: 過來的話, 趙站長您在辦講習會的時候, 會遇到菸農就是比較老的和比較新的、剛學習的, 那你在傳授技術知識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眉角, 或是什麼區別? 你有沒有什麼心得?</p> <p>趙: 像輔導站的話, 實際他們建議的都不多。一般我們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他們所講的, 給我們的反應, 我們直接要他們操作的, 真的有時候要推行什麼, 真的不容易。例如早期我們綁菸那個, 是用串的, 然後一段時間後, 是用綁菸的。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在新圍, 新圍的話再給他們做示範, 再給他</p>	

<p>們推行,真的很困難。他們都有很多的理由。”啊我就做幾十年了,為什麼現在換你這個年輕人來,我們就要改這樣做”。這一種的話。我記得那時新圍要推廣他們耕耘機,不要再用手作,我去找一個年輕人,差不多30歲左右的,跟他說你去買一台中古的,你照我這樣去做。然後第一臺耕耘機開始這樣作業,第二年變成三臺了,再過去大家就都...。所以哦,有時推行這個工作,你講再多他們都不聽。一般要推行,要用心啦。有時候也會想說幹嘛這麼傻。所以我在杉林的時候,我幾乎都騎摩托車,都和菸農這樣打成一片,有時候講也是很累,但是那時候...突然要叫我喝酒,我也跟著喝。要跟他們慢慢這樣互動。像高樹、舊寮,尿素都用很重,我就跟他們說別用這麼重,慢慢這樣改,真的有進步捏。</p> <p>羅:本來高樹鄉那邊工作...</p> <p>趙:很差,我去的時候,連續兩年15個輔導站第一名的,繳菸,我在教的。我在買菸,一個分社長過來,我說,你美濃的菸仔有美嗎?來我們舊寮看一下。結果他來坐在我的旁邊,我在買菸嘛,說還真的美。</p> <p>劉:輔導區之間會評說誰第一名,誰第二名?</p> <p>趙:那時候有繳菸實績啊,一做出來就都知道。</p> <p>蔡:那像各個輔導區的主任,會嫉妒說你去別區做站長,可以繳的菸收的菸是比較好的?我來這個區是比較不好的?</p> <p>趙:黃錦堂(不確定人名)吼,那時候那個代表,我在杉林四年多,我走的時候,他跟我說一句話:阿趙,你走就好了,還把我們這邊的錢都帶走。真的耶。我開始學喝酒是從杉林開始,喝到舊寮,在這邊喝啤酒,在那邊喝厚酒。所以我的印象是在輔導站和菸農,在鄉下,處在一起,有時候覺得很操煩,但是也有...(好的一面)。</p> <p>韓:我的印象裡面,舊寮輔導站那邊的菸農,菸種出來的一定又大叢又兼很黑,他們的菸在田裡面一定很高大,很黑,到了繳菸之後,也是成績都不好。後來他去了之後,就慢慢改慢慢改。要改那個也很不簡單欸,要跟他們一起喝酒,這樣宣導,這樣講,他們才慢慢聽。</p> <p>伶:所以菸草大王才會在高樹,也算是你(趙)的功勞。</p> <p>趙:其實高樹那個地方,我去的話,兩個區都300多公頃,都算是大的。</p> <p>伶:我們上次去找廖連福,他還在思念你。</p> <p>趙:他當時很認真,很會學習,他那時候種菸成績都很...。很年輕,很熱心認真在做。</p>	
--	--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我還想再問一下,就是說剛提到的,您說早期是用串的,之後是用綁菸的,我也看那個台菸雜誌上面曾經有一個時期,可能是因為台菸幾號的品種出來了,所以那時候在推台式綁菸法,那我想了解一下說,從串的到用綁的,它是因為你們品種有改變,還是因為技術的改變?</p> <p>趙:不是,主要的是還有量的問題,有增加。綁的也比較快一點。其他那個烤菸室都一樣。</p> <p>蔡:那過來我想要問就是說,您那邊負責買菸繳菸之後,您需要去顧那個菸車嗎?需要管理那個菸車嗎?像我們上次從羅李妹小姐那邊,還有像是臨時工吳應貴那邊,吳應貴是負責坐那個菸車,從買菸站他就坐那個車,負責把菸包搬上車,就坐那個車從輔導站,負責押車回到菸葉廠的臨時工。我想了解一下說,你們那時候會有,規劃從買菸場、輔導站,回到屏東菸葉廠的路線,你要管制嗎?你要有那個地圖嗎?</p> <p>趙:菸車的話,幾乎主要都是物料課在管。</p> <p>羅:從上車就算是物料課的工作了。運輸中心是交給物料課。上菸車之前是買菸組長的工作。裡面還有一個是負責總務工作</p>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 2016 年 08 月 23 日,〈2016 年 8 月 23 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 屏東縣文資所。

的。包裝班, 還有放車明細表。捆包、上車, 附帶包裝明細表、統計表, 紙卡車司機帶回來。 趙: 我剛剛沒有談過菸農烤菸。從以前的燒木材, 然後到使用重油, 不是這個汽油, 是這個重油(黑油), 然後再用柴的這個階段, 都不一樣。	
---	--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蔡: 那我想要再問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韓清峰先生在車上有跟我講一下, 日治時期在買菸場買菸, 有它的日本時代的術語, 我想了解一下, 等一下就先從韓先生這邊先講一下日本時期買菸場的日本術語, 然後再講一下您比較後期可能在國語的術語的差別。 趙: 沒有啦,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那個。 韓: 實際我們也是對這些日據時代, 他們鑑定啦, 在買菸場買菸的這些術語, 我們也沒有在現場啊, 也不知道。只是知道的是, 聽他們前輩在講哦, 在買菸的時候, 這個是一等, <i>tobu</i> , 他們有時候買菸買的, 快要結束的時候, 如果有看到那個鑑定官跟那個菸農有笑容的時候, 就有人會送來那個啤酒, 在買菸場, 放在那邊。他們沒有說到什麼買菸結束到外面餐廳, 他們在現場當場就在那邊喝了, 就這樣...。 趙: 我們在做表的話, 早期我們在買菸場, 買菸結束, 念那個數字都是用日本字。像這個算盤, 四個算盤擺在一起, 第一個就是包數, 就是說, 都念日本話哦, <i>ido</i> , 就是一等; 現在換數量, <i>ju go den na na</i> , 就是 15.7; 這兩樣都是錢的話, 就是 <i>i chen ni hya ku san ju go</i> , 最後再牽個 <i>na ni</i> 結尾。全部念日本話哦。我們就是這樣慢慢聽學習。然後, 把這個十戶裡面的全部統計完, 一戶差不多一百包左右。每一包就是用念的, 打算盤的人就一直打一直打。人家就看到算盤四隻就一直打一直打, 是在打什麼, 實際就是在打包數啊、數量啊、錢。啊這個數字起來一定要是正確的。不正確的話就要抓重量。將重量集中。有時候買菸結束一個鐘頭還抓不出來。抓不好就不能做表。那時候做表真的很辛苦。 羅: 跟銀行一樣, 差個幾分錢抓不平, 有時候就要弄到半夜。 韓: 那個時候買菸組要開始買菸以前, 要分發給各個買菸組的嫁妝, 就是他們買菸用的那些文具啊、器材啊, 就可以找一個倉庫裡面空曠的地方, 把它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或是到最多的時候是 12 組, 排了之後, 每一組照要分發的那些文具, 算盤幾隻、計算機、打印台(紅色的)、原子筆, 每一天要開始買菸的ㄉ一ㄉ ㄉ一ㄉ(搖鈴), 就剛發那些東西就分的很忙碌。 趙: 我在內勤的時候, 這些也都幹過。	早期在買菸場, 買菸結束, 念數字都是用日本字。像算盤, 四個算盤擺在一起, 第一個就是包數, 都念日本話, <i>ido</i> , 就是一等; 現在換數量, <i>ju go den na na</i> , 就是 15.7; 這兩樣都是錢的話, 就是 <i>i chen ni hya ku san ju go</i> , 最後再牽個 <i>na ni</i> 結尾。全部念日本話哦。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蔡: 像剛才就是日據時代買菸的術語, 好像在民國 68 年或是 60 幾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好像開始轉成要限制你們要用國語。你們那個時候有這樣子的轉變嗎? 趙: 因為我們的前一輩幾乎他們都有講日語。 韓: 到了前輩退休, 這些買菸的自動化。算盤改為計算機, 手搖計算機又改為按電子計算機, 電子計算機又改為電腦。這些都一直一直演變。所以這個人力就愈來愈少。這些術語就是最早期的。 蔡: 我覺得以前日治時期的專賣局, 他們的術語在訂的就是蠻特別的。我最近在找一個資料, 還找到日治末期, 大概 1940 年、1942 年的資料, 專賣局他們還有設定做一本書, 就是有點像怎麼用日文去說台語, 也是一種他們工作的術語。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趙:到現在我就講說,這個農業啊,退休之後就慢慢...。現在鄉鎮公所農業課為什麼不把農業建立起來。像我們菸業的話都做的很好,所謂的資料都做的很好。這邊的人要做什麼工作很簡單,你們農業課的話幾乎都做的出來。但現在資料都建立不起來。有的時候該做的沒有做。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接下來的這個時段,是龍鵬要問的問題先問起,再由您(陳宜含)要寫作的目標一起配合問,先這樣半個小時。接下來再處理這一張(預擬問題)。就先從龍鵬開始問吧。</p> <p>劉:我記得我看過台菸雜誌它有說,每年買菸會做一個菸葉標本,只是好奇說,怎麼做那個東西。</p> <p>趙:剛才也有稍微提一下,標本為什麼每一年做?因為每一年的菸作情況不一樣,所以建立當年菸葉的標本。談到這個標本的話,這個製作主要的是葉位,它有厚葉和薄葉兩個體系,土葉,分細一點還有一個土上葉,本葉,然後一個中葉,中上葉,假使做標本的話,就很明顯可以看。標本的話是葉位跟等級去製作,分厚葉和薄葉兩種。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和一個等外。薄葉也是相同的。也是從一等到等外。當然其他的廢菸就不在標本裡面。製作標本的話,就是怎麼樣子去採集?一般的話是從輔導站,在菸區裡面適合比較中庸型菸葉的菸戶去取樣。菸葉烤製以後的話,一段時間的話,大概標本製作的話都在2月。標本地方每一個廠裡面都在進行,台中廠、屏東廠、花蓮廠等,都有自己做。還有一個總標本,各廠的集合在一起了,再做一個總標本,分發各個菸區,屏東菸區啦,花蓮菸區啦,嘉義菸區啦,每一個菸區都有一套。標本做起來是這樣。</p> <p>劉:我以為是說,屏東菸區就用自己的標本在屏東菸區自己買。</p> <p>趙:目前的話是這樣子,因為現在的話,屏東的菸都集中在台中了,所以這個菸葉的標本在做的話,都在台中做了。</p> <p>劉:比如說,屏東自己區的標本,是挑哪一個輔導區比較多?</p> <p>趙:不一定。</p> <p>羅:像有10個輔導站,由各站先蒐集,先採,採回來在廠裡面再綜合調理。挑好的,蒐集起來,四個廠再看看今年是輪到哪一個廠主辦,再送到那個廠去綜合調理。</p> <p>劉:我原本以為,可能像是美濃區是最中間等級,就固定是美濃區當標本。</p> <p>羅:不是。</p> <p>趙:很多區都有去做標本。</p> <p>羅:做菸葉標本,對我們農務課來說也是一件大事。</p> <p>劉:一年就是要做那個大標本?</p> <p>羅:對總公司的農務組來說,也是一件大事。</p> <p>趙:買菸時候,每一個輔導區都要送一套標本。</p> <p>劉:買菸人員真的會參考標本再去判斷?</p> <p>趙:那只是一個參考,買菸時候幾乎很少用。</p> <p>劉:不是說一定要對著標本這樣子...?</p> <p>趙:有有有,像我在花蓮發生糾紛,就拿標本出來看。</p> <p>羅:平常買菸,標準就是比較'標準'。買的話就沒有這麼標準,會比較鬆。只是說你對評定的等級不滿意的話,就可以把標準拿出來看。</p> <p>劉:還有看雜誌說,評鑑人員和菸農發生爭吵,會有改進社的人出來調停。</p> <p>宜:想先跟趙站長確認一下,你是哪一年升到站長這個職位?</p> <p>趙:民國84年改站長...欸,民國84年還是主任哦。</p> <p>韓:我記得是83年改成8個輔導站,站就變成站長了。</p>	<p>菸葉標本:因為每一年的菸作情況不一樣,所以建立當年菸葉的標本。談到這個標本的話,這個製作主要的是葉位,它有厚葉和薄葉兩個體系,土葉,分細一點還有一個土上葉,本葉,然後一個中葉,中上葉,假使做標本的話,就很明顯可以看。標本的話是葉位跟等級去製作,分厚葉和薄葉兩種。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和一個等外。薄葉也是相同的。也是從一等到等外。</p>

<p>趙:那時候我在杉林,那時候改站長。</p> <p>韓:你在杉林完,才調過來。</p> <p>趙:84年。調到舊寮。</p> <p>宜:您個人的經歷有做過買菸股,也有做過…?</p> <p>趙:我做過管理股還有買菸股,我在廠裡面有15年,我在公賣局有44年多。</p> <p>韓:做兵有沒有算在內?</p> <p>劉:做兵跟這有什麼關係?</p> <p>趙:那時候就算是公職年資,併進去。我是先進公賣局再去當兵。</p> <p>宜:那請問您是哪一年退休的?</p> <p>趙:98年。</p> <p>羅:我是100。</p> <p>趙:剛進去是小伙子,一下子就要退休了。在公賣局,以前的話是很有趣。我太太那些朋友現在都在講的,你真好膽敢嫁給公賣局的,喝酒、抽菸。除了那些,沒有不良嗜好。我們那時候到菸試所訓練,曾經,那時候還年輕嘛。那時候早期的局長還跟我們拚酒。那時候是真的會喝。喝到現在我所記到的,一桌喝67瓶的啤酒。瓶裝的。</p>	
--	--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宜:想請問你,剛說跟菸農相處蠻有趣的。那有沒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p> <p>趙:深刻的事情哦...</p> <p>宜:會不會有點多,臨時想不起來?</p> <p>趙:不會啦。這個經常有發生的很多啦。感情卡好的,退休到現在都還一直在一起,每個月都還有在聚會,我都經常在跑,台中也跑,花蓮也在跑,嘉義有時候,我有接觸過的,退休以後都有再去。</p> <p>伶:還是說,菸農有種菸,種的情況不好,你有幫他忙?</p> <p>趙:普通是這樣說,我一般距離是比較遠,高樹啊,美濃那邊,開車回來,都幾乎很標準啦,下班我就回來,不會在那裡逗留太長時間。一般菸農要去比較不正常的場所,以前很多啊,菸農找說來繼續喝,我都反對啦。其實我喝酒的話,就是很簡單的。不要去外面花錢的。點個酒吃個小菜就解決了。包括我自己都有準備。</p> <p>蔡:那趙站長我想再補問一下,您到現在退休了都還有在嘉義、花蓮其他的菸區,台中還有跑。</p> <p>趙:不是,都是去找朋友見見面講講話這樣子。和業務沒有關係,純朋友的立場。</p> <p>蔡:那些人都是和種菸相關的人?</p> <p>趙:種菸的人,退休的人都有。其實我在台中那邊買菸不長,買一年兩年,主要是做調理較久。</p> <p>蔡:那你是在台中買菸一兩年,做調理也是在台中嗎?</p> <p>趙:剛剛有講說鑑定,鑑定的話大部份都做調理。調理做一點,很快的話,假使需要的話,就很快出來做副鑑定了。但是有的話,像我調理就做很久。</p> <p>蔡:所以您那時候退休的時候,有做正鑑定或副鑑定嗎?</p> <p>趙:有,早就做正鑑定了。而且都很傷腦筋哦。我不喜歡做那個工作啦。他們都退休了(就都是我在做)。以前進去的話,我們是老么,現在的話,我們時間算起來就比較長。</p> <p>蔡:我們上次就是有聽羅小姐和楊連榮的訪談提到,以前有鑑定的工作,但現在都只是去驗收而已。在你這樣子資深的一輩來看,鑑定這樣子的工作的傳承到現在是沒有傳承下去。不曉得你有什麼感想?</p> <p>趙:其實講起來,做鑑定工作不光只是技術方面的鑑定,很多方面的技巧。這個,人是千千萬萬種。要去應付人,是很重要。例如說,有的是你要給他買一等的,他說沒有,我要賣二等</p>	

就好。這很難講。但是,問題就是,這一包怎麼解決,去把它買回來。有時候是要用一點手段。其實我當鑑定的人,最主要的是,今天我出去這一趟,平安的把菸買回來。而且和菸農在戰爭的話,不會輸很大,輸很多,每個人的心裡都是這樣。我買回來的菸仔沒歹誌,大概打幾包,就可以過關。這樣的話,就會碰到什麼,有什麼會牽涉到什麼。運氣。我們出去買菸的話,比如說有8個組。8個組今天早上開會,全部鑑定、課長、技正都在,然後抽籤。抽籤的話是怎麼樣抽的哩。8組的話,當然是8個籤。有一個袋子裝8隻籤,第一個就是地點,現在買菸有8個地方,就是有8隻籤,美濃、龍山、九如、里港啦,就是這8隻在抽。8隻在裡面的話,開會開完了,抽了就開始走了,就到買菸場了,很公正。今天要去哪裡不知道。

劉:有沒有哪隻籤是最不好,最不想抽的?

趙:不可以不想抽啊。第一個是抽地點,第二個是抽鑑定,龍山、趙丁湖,就走了。便當拿了就走了。所以你要預定今天去哪裡買,沒人知道。而且真的是很公正。這是買菸抽籤的方式。然後,出去的話,鑑定最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代表菸農。駐場代表,改進社代表。第一個原因,它的代表很多種,第一個社員代表,還有組長代表。一個區域裡面好幾個代表。買到代表的菸,菸的等級一定要下,不下的話,不可能給你買回來。而且你今天就算是買回去的話,硬硬的買回去(指:等級給的不夠好),明天後天你就糟糕了,他會找你麻煩。所以,逼不得已的話,就是...。他的菸假使好的話,是我們的運氣,菸很好的話,很快就可以解決;菸不好的話,你就完蛋了。不買還不行。這個就是菸的鑑定最怕的。剛才我講到運氣,真的你運氣在背的話,今天你抽到代表,明天你到美濃還是你遇到代表。一直背,背了一個禮拜。嚇死了,跟你講。幾乎大部份的都會受到處罰。因為你這個菸的話,是誰的你不知道。它的密碼打出來,沒有經過電腦不知道。所以他到裡面還要再看一次:欸,這個等級不對就下來,等級不對就下來,然後就解碼。

劉:我以為,買菸是你知道這個菸是哪個菸農的?

趙:菸農知道,但是買了之後,我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打下去,那個標籤拿進來電腦解碼才知道。

劉:早期沒有電腦的時候,你就看得到菸農是哪一個人,抱他的菸來給你買?

趙:不是啊,菸也是一包一包這樣接著進來。

劉:所以早期的話,你也不曉得....。

趙:早期的話可以知道,一看那個區隔號碼就知道。它裡面有那個區隔號碼。

劉:所以你們大概分的出來,這是某個人的菸。

趙:大概知道。現在以後全部都用密碼了,密碼的,人就不知道。密碼的話,最後誰負責,鑑定負責。沒有人負責,就算是廠長也負不了責。我自己就知道。所以是很討厭。鑑定的人,幾乎經常受處分。吼,講到這個我要發脾氣。因為我處分很多(註:全場都笑了)。

劉:處分是處在你身上?

趙:對啊。

羅:他的菸被打下來,全部都代表他,所以他就要受到...。

趙:所以真的就是卡到運氣,和賭博一樣。你運氣在背的話,你跑也跑不掉。

劉:打下來,是菸葉廠的,例如調理,或是誰打的嗎?

趙:調理人員。所以這一包菸在買菸場看一次,第二次就是在菸廠調理人員看一次。你這一包菸不是你買了就算。調理人員過去了,ok了,不過去,菸下來...。

蔡:其實我覺得,在各次的訪談比較下來,在公賣局的這個制度

鑑定最怕的是代表菸農。駐場代表,改進社代表。第一個原因,它的代表很多種,第一個社員代表,還有組長代表。一個區域裡面好幾個代表。買到代表的菸,菸的等級一定要下,不下的話,不可能給你買回來。而且你今天就算是買回去的話,硬硬的買回去(指:等級給的不夠好),明天後天你就糟糕了,他會找你麻煩了。

是很封閉的制度。所以不管是在公賣局本身，還有包括公賣局在面對菸農，就是所謂的賞跟罰的那個制度，其實還蠻明顯的。就是像菸農的菸種的好，就會表揚他當模範菸農或是示範菸農；那像你這邊，買菸這邊，績效有不好的話，也會受到處罰。

趙：所以，我在公賣局服務那麼長的時間，給我獎勵的沒有超過3次。真的有獎勵，工作很好或是辦什麼活動。你看像那個村里幹事，老是很多啊，辦理什麼就嘉獎一次，小功一次。我們幾十年從來沒有。都在處分。其實我講起來的話，也不對捏。因為我們本身其實也沒有違法，我只有技術方面的話，這一方面的失誤，連一根菸我也都沒有抽。我們自己帶便當出去還有事嘛。人家要貪汙的，有時候貪汙一大堆，都還不用一個小過，一個申誡一個警告就好了。我們都沒有！現在講起來吼，會發脾氣就是這樣。

韓：你一年最多的處分有多少呀？

趙：三個小過，啊不對，三個申誡。等於一個小過。我記得還很好，阿喬(註：字不確定)的話，他開堆高機，國銘(註：字不確定)那邊，他只有一個申誡捏。鬧到總局都知道，為了一個申誡，從台北都知道。我三個申誡沒有人知道捏。所以我發脾氣，跑到杉林去跟他說，你是在兇什麼。我三個申誡都沒人知道，你一個申誡就紅到台北去。

韓：哈哈，我兩個小過也擺總沒怎麼樣。吼，買到那個總社長的菸，我在竹山買到總社長的菸(註：洪啟源，字不確定)。

趙：制度非常好的，包括密碼的制度。但是吼..就是...。花蓮事情會發生就是，副總社長的菸，一買下去，糟糕了，事情發生就來了。法院都得跑了。花了好多錢。

劉：我以為正鑑定很威風，一點都不好玩。

趙：不好玩啦。我都怕死了。不玩不行啊。

韓：早期的確是很威風啦。日據時代，聽他們老一輩的在講。

趙：像我當主任，當站長，以前的站長都沒有在去掃地。我當站長以後，早上就在那邊掃地、掃廁所，和菸農交際，這都變成我的事情。跑到杉林那麼遠，當時一個月的油錢都要5千6千。我的加給也只有不到5千塊。我還倒貼錢。我當那幹嘛。啊就沒辦法。有時候工作就是這樣。我也跟我太太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蔡：那像趙站長您有在輔導區那邊需要處理菸農的獎懲嗎？

趙：菸農獎懲這部份，都是廠裡面在算帳的。其實也沒有什麼帳好算的。

蔡：那會不會有菸農被處罰了，來跟你申訴的？

趙：不會，大部份最大的問題就是買菸。因為卡到就是，那個很好的朋友，為了一等二等差別20幾塊而翻臉。他說我不給他面子，我反問他面子一斤幾元。

劉：菸農如果不按你們輔導的技術去種，你們可以懲罰嗎？扣他的耕作面積？

趙：這沒有辦法。早期我一直這樣建議，然後的話就給他一個記錄，減他的面積，但沒有辦法，沒有這樣子做。

劉：所以也只能這樣子，記他們申誡也沒有意義了。

蔡：另外，你們那個時候有在開生產會議嗎？輔導站裡面怎麼跟站的同仁或是跟一起從菸葉廠過來支援的人有沒有開這樣類似的會議？會怎麼開？討論的內容會是什麼呢？

趙：和菸農之間...一般大部份只有我們有舉辦，其他幾乎都沒有，他們有的話，幾乎出席的話，我在高樹，出席率都不錯。

蔡：再過來的話，就是所謂的菸農許可證，應該也是您在七月的時候在菸葉廠裡面在辦的。

趙：在廠裡面辦的。廠裡面的話，要從輔導站去調人，調來協辦。

蔡：那這個許可證，它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作業流程？

趙：許可證的話，他要辦許可的話，主要是他一定要當戶長。有

時候,戶政的話,戶長有時在變更。所以我們一定要拿戶口謄簿,看是不是當戶長。但是到最後的話,那個應該都不是很重要。

韓:經過他審查他種菸條件過的話,到最後就發給他許可證。

趙:許可證的有效期間就是一年。

蔡:上次我在看劉日鴻他給我看的他的許可證,還有楊連榮給我看的許可證,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名字,有可能是屬於戶長的名字或是怎麼樣。

韓:他如果給你看的,名字是別人的話,那是別人給你種的。我的面積...

羅:像是他跟他太太兩個人都要種的話,乾燥室的話,他太太要另外分戶當戶長。他太太曾經是個菸戶,後來又變回去了。

趙:許可證它還有一個作用,利用這個許可證,它可以去辦農用的電力。比較便宜。許可證還有這個功效。

劉:我只是再確定一下,許可證,農民是要跑去屏東菸葉廠申請?

趙:是到輔導站。

羅:輔導站受理。輔導站先跟他們收申請書、戶口名簿、菸證明、乾燥室的什麼,去辦。

趙:輔導站的話,是個人的擔當,自己辦。

羅:等辦完之後再送回廠裡面來審核。審核的工作這麼多嘛,就是請他們輔導站員派幾個人過來幫忙。

劉:這個審核,是菸葉廠裡面的管理股做的?

羅:對,管理股。做完就寫許可證。

蔡:菸農就是先領到許可證之後,是順便領種子?還是再過一段時間再來領種子?

趙:種子當然也是有通知。通知給那個小組長,小組長會聯絡他們的組員,菸籽來了,可以到輔導站去領。一定要等一下,因為我們有那個運領的清冊。

蔡:我想再問一下,這個小組長他是由菸農擔任?那這個組織是怎麼劃分的?

趙:他有根據他們附近的菸戶幾戶,七戶啊,最多還有十戶,就是一個組。由誰擔任。我看輔導站的聯絡訊息,就是有小組長。

劉:台菸雜誌,那個改進社他們還會表揚優良小組長。

趙:有,他們有的真的很熱心。

蔡:再過來的話,我想再跟您確認一下,您那邊在做耕作技術輔導的時候,例如像是跑菸田、跑乾燥室或是跑菸農的工作場所,你會去看眉角。那比如說跑菸田的話,會有什麼的檢查項目嗎?就是說,一一檢查的項目會有哪些?

趙:一般的話,我們輔導人員的話都會有一本輔導手冊。輔導手冊比較重要的重大的都會登記。這個輔導手冊的話,每一個輔導員都有。廠裡面,課長、技正偶爾都會在看。然後給你蓋個章。

蔡:那像這樣子,像這種輔導手冊,以前你技術講習會的講義,你那邊還有留嗎?或者是,你那時候辦技術講習會的老照片,你還有留嗎?

趙:我差不多三年前,我把所有的資料全部給他燒掉。我的資料蠻多的,在那裡慢慢在燒在看,看到一張好好笑,是繳納所得稅的。原來我的所得稅繳這麼多,我一年的話繳給所得稅20幾萬,21%。所以我每一個月固定的都扣1萬,一年就是12萬,不是就沒有事了。所以那個資料很多,在燒的話都感覺很可惜,但這我都老了,留著也沒人要了,台灣的菸葉農業也都沒了,留著也沒用,就燒了。一些乾燥室的資料,包括有很多日本的...。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然後我想再跟您問一下,輔導站這邊,像肥料發送給菸農是改進社那邊統一購買給菸農。那輔導站這邊有幫忙嗎?</p> <p>趙:肥料的話,幾乎是改進社他們有一個駐據在輔導站的人在做。雖然是在輔導站沒有錯,但是他們自己會做。</p> <p>蔡:所以輔導站只是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去發放。</p> <p>趙:對。</p> <p>蔡:再過來的話,種子在發的時候,菸農是自己去輔導站領,還是去屏東菸葉廠領?</p> <p>趙:輔導站。</p> <p>蔡:那發放的流程有怎麼樣子的規劃流程?</p> <p>趙:大部份都是站長去廠裡面領。有時候他們去,有時候你們去(指輔導股)。</p> <p>羅:有時候是我們輔導股去菸試所領回來,我們再分發到各個輔導站。輔導站就負責跟菸農那邊。</p> <p>劉:我看那個雜誌,有時候菸試所有些新品種的種子要出來。他們會不會挑某些菸農來幫忙試種?</p> <p>趙:對。</p> <p>劉:那萬一種失敗的話,那些菸農今年就沒有收入了哦?還是會補償他們?</p> <p>羅:會有補償。</p> <p>趙:像那個台種的話,它會有一個台種的補助。例如它種子多少的重量,還有面積啊,主要是說這區長有幾棵。</p> <p>蔡:再過來,您在教導菸農怎麼做初步的調理或貯藏的時候,你會教他一些特別的秘訣嗎?</p> <p>趙:其實也不用。菸農一般來說,他們會的其實也都很多。主要的話,給他提醒一下,要翻堆,貯藏室的地方一定要防濕的設備,下面要鋪塑膠布,屋頂上假使會漏水,這都非常重要。只有會給他們提醒。</p> <p>羅:換那個改成新的乾燥室之後,有那個烤菸訓練。後來就差不多都會了。</p> <p>趙:大部份烤菸訓練,都主要說安全問題比較重要。因為技術大家的...那個烤菸技術很難講,每一家的烤菸室要用標準的溫度計控制是不可能的。都看他們菸葉的本身,黃變的程度,然後去跟那個溫度配合,還有濕度。如果你有固定說,一定要照這樣,這個方式固定的這樣,不可做,每一個時間都不一樣。也是蠻有趣的。</p> <p>蔡:對啊,我覺得這個環節很深奧。</p> <p>趙:菸農那邊都知道。所以他們發生什麼失敗的話,我們都知道,幾度的話,看那個菸就知道操作不好。其實這個真的每種的技術都是累積來的。我現在還記得我杉林一個菸農,每次烤菸都很不好。結果我就跟他講,你別管了,叫你老婆來,我訓練你老婆,兩年就好了。結果以後的話,他太太真的比較...。我就跟他說,對吧,有影喫,你就都喝酒,都不管,你也沒認真在做。</p> <p>羅:農業不比工業。</p>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然後我想再跟您了解一下,輔導站那邊會開收購和複薰的相關會議嗎?應該不會吧?</p> <p>趙:大部份主要的都,苗床、本圃、烤菸,然後還有一個調理的講習會,幾乎就這四個階段都有。一年這四個階段都沒有改變。</p>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在您的輔導區裡面,您那邊有輔導過或選過所謂的種菸技術示範戶嗎?你那個時候是怎麼輔導或怎麼選?那它的用途有什麼功能?</p> <p>趙:這個種菸的示範,大部份我們在輔導他們選的話,就是第一:年輕一點,而且工作認真的,比較說沒有其他不良嗜好的。主要的這個為對象。我們給他講的,他很簡單就可以聽進去,不要你講的,他就忘掉了,這個就不能夠去選。</p> <p>蔡:那過來就是,他可以成為其他菸農的榜樣嗎?你們會怎麼樣就是讓他,透過他去推廣技術?</p> <p>趙:他出來的話,一般的話,他所做的,一般菸農可以看的到。所以每一種的都要做一種試驗的話,當然講起來他們菸農也是很辛苦。一定要記錄啊、追蹤啊、困難的時候要怎麼去解決啦,這個都會碰到。</p> <p>蔡:像這樣子他們示範戶的記錄跟追蹤的相關一些表格資料,會留在他們自己那邊,還是輔導站或菸葉廠也都會送?</p> <p>趙:記錄我們都會送到廠裡面。有的會送改良場。</p> <p>羅:改良場的人也會經常去觀察。</p> <p>蔡:我一直以為說,插牌子(示範農戶)是有人來觀摩、見習才需要插牌子。那對那個示範農來說,他會覺得有插那個牌子會是一個驕傲的心理嗎?</p> <p>趙:早期的話,那個示範戶不簡單的,要精選的。因為那時候我們有獎勵面積嘛。假使做好的話,有4分的、有3分的。</p> <p>蔡:因為我覺得這是以前早期公賣局一個很好的...</p> <p>趙:其實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好的作法。給他獎勵,實際上的獎勵。只是到最後的話,面積都沒有了,菸葉都太多了,都沒有辦法再做這個獎勵。</p> <p>蔡:因為我覺得以前的這個制度,它讓就是比較基層的農民把菸變成...</p> <p>趙:對,他實際有得到一些利益。</p> <p>蔡:除了利益以外,他也會有社會地位。</p> <p>羅:有幾個很認真的,經常接受試驗的,獎勵很多面積。以前那個農部(字不確定)那個阿喜(字不確定),他說他原來幾分面積,就經常跟這些農務人員打成一片,經常給他試驗,面積愈來愈增加。對農務人員都很尊敬。採種</p> <p>蔡:像您到現在還有再跟那時候一起打拚的,就是菸農的試範戶還有在聯絡嗎?</p> <p>趙:現在有在聯絡的都比較少了。吉東那個...</p> <p>羅:吉東那個朱振富(字不確定),他現在還有種菸。最後那幾年做最多示範的就是他。另外就是說採種的話,這附近以前就是林添丁。做好幾年。</p> <p>蔡:這樣聽起來,就是做示範的菸農的技術跟一般菸農的技術,他的技術的級別還是有差的嘛。還蠻想要看,如果像是吉東的朱振富(字不確定)可以聯絡的話,還蠻想要來訪問他的。因為畢竟,示範戶菸農真的是...</p> <p>趙:對,他很認真哦。</p> <p>羅:像是謝國基也是跟他很好。也是做他們改良場的示範。他有事情也是找謝國基。</p>	<p>種菸的示範:大部份我們在輔導他們選的話,就是第一:年輕一點,而且工作認真的,比較說沒有其他不良嗜好的。主要的這個為對象。我們給他講的,他很簡單就可以聽進去,不要你講的,他就忘掉了,這個就不能夠去選。</p>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宜:我可以再問一下,就是當輔導站站長和輔導站人員,工作上有什么差別?</p> <p>趙:其實都一樣啊。有的輔導員都比我還資歷很深。</p> <p>羅:參加升等考試及格的那個資格。</p> <p>宜:那有需要特別去管理人員嗎?</p>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p>趙: 對啊, 你當站長有當站長的條件, 學歷上啊, 經過考試啊, 這個規定啊, 有的都年紀大了, 就沒有...。但是他們經驗都比我們還好。</p> <p>宜: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差太多的。</p>	
<p>韓: 輔導站的那個配置, 差不多依照他的面積大小, 配置差不多, 以前輔導區的時候, 差不多兩個就成立一個輔導區。站長的時候, 就擴大一點。所以, 那個站差不多3個到5個人, 比較大的站, 曾經連站長在內差不多7個。</p>	
<p>蔡: 我想再跟您請教, 因為輔導站好像也會負責年度的種菸技術輔導方針跟實施要點的設計。就是每年都會有一個生產目標的設計, 你們那個時候會是用什麼方式去討論? 或是協調? 或是跟屏東菸葉廠農務課這邊怎麼去把今年年度要做的事情設計出來?</p> <p>趙: 我們都是透過輔導會議(輔導中心會報), 那個時候。包括下年度的計劃。我們每一個月都要開會一次。</p> <p>羅: 總公司總局有一個農務組, 農務組它也有一個輔導中心。也是要叫四個廠, 廠長、技正、課長, 幾個相關人員去開會。先把這些傳播下去, 然後再到廠裡面的輔導中心會報把這些事情執行下去。是分層的。</p> <p>蔡: 在分層執行的過程中, 到了趙站長這邊, 您會怎麼樣落實呢?</p> <p>趙: 落實這個哦, 就是每一年從播種之後一直到採收, 這每一個階段的話, 都要厲行工作的推行。當然有時候有新的方案、法令, 就透過講習會。所以每一個區的買菸場, 我們的聚會的地方就是在買菸場。凳子擺了, 就幫他們開講習會。</p> <p>蔡: 那您在當站長的任內, 您有怎麼樣去輔導你輔導站的輔導員嗎? 有沒有怎麼樣子的教育?</p> <p>趙: 輔導員的話, 大部份都是主要轉達我們的政令。其他的一般的輔導, 他們的經驗都沒有問題。</p> <p>蔡: 有沒有怎麼樣他們新的新進人員, 來到你的站的時候, 那你要特別去教他? 還是你會請資深的輔導員去帶他?</p> <p>羅: 後來都沒有新進人員了啦。</p> <p>趙: 何慧緣以後都沒有了啦。</p> <p>蔡: 所以才要自己掃地。(全場笑)</p> <p>羅: 都斷層了嘛。</p> <p>韓: 我們農務課, 我當課長的時候就接近60個同仁。一直待待待, 待到最後我退休的時候就剩下大概5、6個。現在農務課就沒啦。還有掛農務人員的2個。</p> <p>羅: 沒有, 錢課長已經不是農務人員了。掛農務職稱的只有何慧緣。</p>	<p>輔導中心會報: 那個時候。包括下年度的計劃。我們每一個月都要開會一次。總公司總局有一個農務組, 農務組它也有一個輔導中心。也是要叫四個廠, 廠長、技正、課長, 幾個相關人員去開會。先把這些傳播下去, 然後再到廠裡面的輔導中心會報把這些事情執行下去。是分層的。</p>
<p>趙: 上個禮拜六我和我弟弟在談, 他是在糖業試驗所。談到農業, 糖業方面和菸業方面, 雖然現在幾乎都快要沒有了, 但是那個試驗所都還保存所有品種的細種, 到現在都有。糖廠也一樣, 菸葉也一樣, 像原始種啊, 什麼種啊, 萬國土、喜國土、台菸10號都還有。</p> <p>劉: 因為是研究的單位, 所以都還有保存。</p> <p>趙: 對。這是台灣農業的很重要的...。</p> <p>劉: 發展歷史?</p> <p>趙: 不是發展歷史, 一定要保存的, 雖然沒有在種了, 種的很少。那個菸種都還有。一直到每一年都還保存著。</p> <p>劉: 假使哪一種真的還要種的話, 都還可以...。</p>	<p>萬國土、喜國土、台菸10號: 菸草改良抗病蟲害品種。</p>
<p>蔡: 那我再跟您確認一個, 每一年要收購菸葉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今年的價錢的公告。這個公告應該是從總局到菸葉廠, 農務課再到輔導站, 這樣子的流程嗎?</p> <p>趙: 這個菸價有一個菸價會議。</p> <p>羅: 在買菸期間就有先訂了。</p> <p>蔡: 那這個菸價會議它是會在菸葉廠裡面?</p> <p>羅: 在總公司開, 那是四個廠還有改進社的分社長代表, 甚至還</p>	<p>菸價會議: 四個廠還有改進社的分社長代表, 甚至還有省議員。剛那個標本會議的話, 省議會也會派人來, 標檢局也會派人來。早期就這樣合議這個價格出來, 訂那個等級的</p>

<p>有省議員。剛那個標本會議的話，省議會也會派人來，標檢局也會派人來。</p> <p>趙：早期就這樣合議這個價格出來，訂那個等級的價格，到最後的話，現在變討價還價的時候，一直抬，現在公賣局做虧的生意。其實講到這個，菸農種沒有面積了。</p> <p>劉：你不是說，全省還有幾百甲嗎？</p> <p>趙：他們的面積，公賣局已經收購了捏。1 分地 105 萬。我的記錄我都有，前幾年被我燒掉了。那時候每一個戶都 100 萬以上，都補償啊。</p> <p>劉：是廢耕那一陣子嗎？</p> <p>趙：不是啊，政府把你的面積全部收購了。所以他們現在種的面積都是公賣局委託的面積。所以說，現在他們哪有大聲的權利。他們的面積都賣掉了。</p> <p>蔡：我會比較好奇的就是說，菸價會議或標本會議的時候，有省議員來或是農林廳的人來，或是民意代表來，當然可能也會有公賣局農務組的人來。那在專業上的話，應該還是公賣局農務組的人是比較專業，但是如果省議員或是民意代表或農林廳的人來列席開會，他們的影響會影響到什麼？</p> <p>趙：這我就不了解了，這是比較高層的了。</p> <p>蔡：然後再過來就是說，還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因為以我們現在這一輩的人會看不到，就是，你在看菸葉鑑定的時候，就是那個顏色。可能你在看顏色或是看葉的表面的眉角的話，就是您那邊...。</p> <p>趙：這不會忘掉的。像騎腳踏車一樣。學會騎之後就都不會忘。</p> <p>蔡：那會不會看到日常生活中，例如說我看到這個顏色，這個就是一等的。類似這樣子。或是看到這個色，這個是三等的。</p> <p>趙：對啊。就是這個菸包一送來，我就知道這是幾等的。所以一面買菸一面講話都 ok，來我都看到了，來這裡我只是給它翻一下。</p> <p>蔡：那下次我帶印刷的色票來，讓你看 CNYK 是多少。</p> <p>韓：不過，這個菸葉等級，不是光憑色澤去決定，還有它裡面的組織、葉肉、成熟度，還有，它這片葉是長在這隻菸的什麼位置，它都有規定的。它的等級規範都有規定的。像長在最上面的天葉，就是不能給它買一等。</p> <p>趙：對，但有時候就給它放到裡面來。</p> <p>劉：為什麼天葉不可以放到一等？</p> <p>趙：不可以啊，它天葉就是...，我剛剛就是有談過，標本就是葉位很重要，這個不是一等的，你把它放到一等的...。</p> <p>劉：天葉是因為太嫩所以不能當...？</p> <p>趙：那個..一等的就是薄的厚的也好，本、中葉，只有這兩個而已。只有這兩個葉位是一等的。薄葉也是這樣，土葉也是相同，放在裡面也是不對。所以做那個等級的標本很重要的就是葉位。</p> <p>劉：所以調理就是調這個葉位分的好不好。</p> <p>趙：對對。</p> <p>蔡：你們收到菸農繳過來的菸葉，是怎麼樣去判斷它的葉位？</p> <p>羅：那個都是經驗，最基本的。</p> <p>韓：從菸包抽出來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p>	<p>價格。</p> <p>菸葉等級:不是光憑色澤去決定，還有它裡面的組織、葉肉、成熟度，還有，它這片葉是長在這隻菸的什麼位置，它都有規定的。它的等級規範都有規定的。像長在最上面的天葉，就是不能給它買一等。</p>
<p>蔡：然後還有一個想法就是說，菸葉的鑑定這件事情，可能在現在已經是沒有了。那假設像在座各位的話，如果今天你要再教人家怎麼菸葉鑑定的話，你們就是還有辦法教他們鑑定嗎？如果像我們的話，例如說我們要辦一個工作坊，請你們老前輩來說怎麼做菸葉鑑定，那我們要準備什麼相關的材料，可不可以來做這樣的事情？教鑑定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像韓先生剛才在講的，你看到一個菸葉的時候，你腦袋會想到的事情很多。會有些一一的，就是去評定這個菸葉，要怎麼去...在我這個鑑定的眼裡面，它是什麼什麼什麼，就</p>	

<p>會去說出來了。</p> <p>羅：他們可能都沒問題的。</p> <p>蔡：一方面就是，現在的菸酒公司好像也沒有鑑定人員了嘛...。</p> <p>那個時期的話，你們最後面，就是要怎麼說，從鑑定人員變成驗收人員，那你們最後一次有在教鑑定的回憶是怎麼樣？</p> <p>趙：菸葉這個等級，你就算是在先進國家，就算是美國，它也沒辦法用機器去鑑定這個東西。絕對都要是用人的去做。到目前沒有一個國家，說它生產的菸葉是用機器去鑑定的。</p> <p>韓：都是用肉眼去看。用鼻子，用手去觸摸。</p> <p>趙：用手去觸摸、感覺...這個是很奧妙的。還有用聞的啦。這個很多的...那我們屏東菸區早期的話，九曲堂還生產一個土耳其菸，土耳其種的，比較特殊的。它的葉片小小的，不大。</p> <p>蔡：對，土耳其菸。我記得我也是翻台菸雜誌的記事，在九曲堂有試種土耳其菸。這也是很特別的一件事。</p> <p>趙：對，我記得沒有幾年。這個最後的話，是沒有經濟價值，所以它沒有繼續在做。</p> <p>蔡：我看那則新聞、記事，就是...九曲堂所試種的土耳其菸的水準還蠻受到認可的。菸葉的品質是蠻受到認可的。</p> <p>趙：在九如買菸場，都在那邊收購。</p>	
<p>蔡：那韓先生，您這邊在所謂的鑑定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感觸想要說說。</p> <p>韓：剛才就提到說，鑑定說...現在要教，要教他們怎麼去鑑定菸葉，其實菸葉鑑定這個工作，在臺灣來講，如果說是日本、美國來講，他們那比較...國民的水準較高，素質比較高的國家，可能會根據你這個菸葉等級規範去評定。如果是我們臺灣，這個買菸環境真的很複雜。你憑著說，你依照品質、標準、葉位，或是什麼什麼，成熟度，其他的各方面條件來去評定的話，你說不定就是買不通。</p> <p>趙：這個很奇怪的是這樣，美濃的林作榮(字不確定)，他是分社長嘛。很好笑的舉動。分社長啊，現在開始給你買。當然啊，一個鑑定，一個副鑑定，然後就是分社長就是坐在我旁邊。你就自己的菸，自己去買。結果買了十包哦，他喊不下去。還你還你。人就是怎麼樣，一種良心。我叫他自己買十包的話，他不敢買。</p> <p>蔡：良心不會過不去...是因為就是自己無法評定自己種的菸。</p> <p>趙：對對對，啊你就等級是正常的等級。你違背了這個等級的話你去買的話，別人買他不管哦，自己去買的話，不一樣，他喊了十包就不敢買了。這個是我自己的親身體驗。他最高的了啊，他分社長，也是他自己的菸啊。你自己買看看。買到他良心的話，他不敢買。</p> <p>蔡：感覺做鑑定的人，他的專業不只是單純技術上的，還有包括良心裡面客觀的。</p> <p>趙：所以買一般菸戶都沒有問題。這個等級大家都知道，都okokok。就是有時候他要求太多了，他絕對不敢。</p> <p>韓：那時候在廠裡面，有一次就要我寫一篇，買菸鑑定與環境。當然啊，我寫就是買菸的環境把它列為最主要的。等於說，我一個標題就是說，買菸鑑定要三分技術，七分藝術。真的是要考慮讓各方面的條件...，哈哈哈，這樣的話，你才能夠當一個稱職的鑑定。你買回來的品質不會差太多，你又在現場會買的很順。不會在那邊工作中斷了，在那邊鬧僵了，工作沒有進行，那上面的話，當然會覺得你這個鑑定是怎麼當的。所以說很重要，三分技術七分藝術。</p> <p>趙：所以說，提到這個買菸的話，不光是技術，很多的手段都在。在這個時間，在這100包菸葉，要怎麼樣把它解決掉，買回來，就這樣。</p>	

引用這筆逐字稿例:東華印刷局,2016年08月23日,〈2016年8月23日趙丁湖、韓清峰、羅李妹深訪:輔導站長的回憶以及對鑑定職務技術流變的感慨〉,《屏東菸區產業文化資產網絡資源調查與技術史詮釋初探計畫》,屏東縣文資所。

訪談紀錄	命名/摘記/概念相關資料
<p>蔡:那再過來的話,羅李妹小姐可不可以再幫忙補充一下,鑑定這件事情,在你今天這樣聽下來,有沒有什麼感想或總結可以說。</p> <p>羅:我當鑑定當很少。大概只有當一年的時間。</p> <p>趙:那時候,你當的那時候,真的都,鑑定人員一點尊嚴都沒有。</p> <p>羅:被分社長擋了好幾遍。</p> <p>趙:很沒有尊嚴。</p> <p>伶:看不起女生?</p> <p>羅:不是,他可能想說我們比較好商量,他要壓李德時嘛,同一組的。</p> <p>趙:都是要壓等級。</p>	